

群众演唱小丛书

美猴王

239.07
05

宝文堂书店

B751135

美 猴 王

(西 河 大 鼓)

蔡连贵 原词 王尊三 整理

美猴王变化无穷本领高，
花果山上逞英豪。
他学会倒折跟头十万八千里，
嗖嗖嗖身儿轻轻象风飘，
云里走来雾里去，
眨眼间就把五湖四海转三遭。
他曾经到东海龙宫讨过宝，
老龙王赠给他定海神针金箍棒一条。
徒子徒孙他有三千三百三十六个，
都在他手下把艺学。
这一天美猴王坐在水帘洞，
咬牙切齿气不消，
骂声：“玉皇大帝太无理，
最不该把我老孙下眼瞧，
谁不知我是齐天大圣，

为什么蟠桃大会不请我吃桃？
我一怒到瑶池走了一趟，
看到了山珍海味仙果美酒和佳肴，
赌气把龙肝凤髓猩唇熊掌吃个饱，
又用了好多仙酒与仙桃。
醉醺醺地回了大圣府，
没想到错走了三十三天路一条，
闯进兜率天宫去，
真凑巧冷清清一个人儿也没碰着，
象这样的机会实在少，
我一高兴把老君炼就的金丹偷吃了！
醒酒后才知道惹的祸不小，
因此我离开天宫往回逃。
果然来了天兵与天将，
围困高山把我剿。
那些兵将都被我打败，
一个个狼狈不堪逃之夭夭。
我还是稳站在花果山水帘洞，
和徒弟们一处练枪刀。
都说玉帝权势大，
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美猴王想得正得意，
从外边跑进来个报事的小猴把话学：
“大王，大王，大事不好，

杨二郎的大队已到半山腰，
摇旗呐喊又骂阵，
看光景他要放火把山烧！”
美猴王一听微微笑：
“这点子小事何必发毛。
天宫里那些家伙我知道，
无非是一堆大草包；
哪管他兵将来多少，
禁不住我金箍铁棒敲三敲！”
美猴王说罢跑到洞门外，
手搭凉棚仔细瞧，
嘿！雾气腾腾天兵天将一大片，
雷声隆隆震得地动山又摇。
杨二郎披挂整齐多威武，
金盔银甲放光毫；
托塔天王李靖来压阵，
手中宝塔举得挺老高。
美猴王眨巴眨巴眼睛连声叫：
“怎么你二郎杨戩也来了？
你真是飞蛾奔灯来找死，
你耗子休想斗狸猫！
依我说赶快收兵回天去，
不听话管叫你也尝尝我这金箍棒一条！”
二郎听罢冲冲怒：

“大胆的毛猴休撒刁，
我在玉帝面前领敕旨，
花果山前捉猴妖，
这次你服绑认罪还罢了，
不认罪决不能把你来轻饶！”
他两个话不投机交了手，
金箍棒大战两刃刀，
刀对棒来棒对刀，
叮叮叮当当当好一比一群铁匠抡锤把铁敲。
美猴王在脖子后头一伸手，
抓下来一把小猴毛，
撒到地下随手变，
蹦出来三千多个小猴一般高，
个个拿着金箍棒，
各奔二郎来对刀。
杨二郎一见哈哈笑：
“这真是到天师府里来闹妖！”
杨二郎望着南方用手点，
“呀呀呸！”冒出来大火冲天高，眼看着要
燎着小猴身上的毛！
美猴王连忙变了一只鸟，
杨二郎赶紧着变了个大老雕，
美猴王变了个耗子来倒洞，
杨二郎变了个大狸猫；

美猴王变了河一道，
杨二郎变了座罗锅儿桥，
美猴王变了个鲤鱼来浮水，
杨二郎变了个鱼鹰把他抄，
美猴王转身变了一棵树，
心里想：这一回二郎可找不着。

你要在此树下过，
金箍棒我专打你的后脑勺！
杨二郎举目留神看：

“嘿！这棵树准有两丈高。
什么人在大道中间栽大树？
却为何不长树叶光长毛？
从来未见过这个样的树，
准又是毛猴来耍刁。
树也好，猴也好，我来个木匠拉大锯，
看看他受得了受不了。”

耳听得哧哧嘎嘣连声响，
差点儿锯着猴王的腰！
美猴王不由得吓了一跳：

“哎哟哟我的那个亲爹后妈二姥姥，险一险
就要糟糕！”

美猴王变了新坟一座，
还有个寡妇把纸烧。
小寡妇头戴白来身穿孝，

两只鞋子白布包。
来到坟前盘腿坐，
你看她小嘴儿一撇哭嚎啕。
哭声天来叫声地，
哭了声：“我那知冷知热问饥问饱的好心眼
儿的小女婿儿你听也听不着？
只顾你把眼一闭下世去，
撇下我无着无落实难熬。
赶集上镇谁替我去？
吃一担甜水谁给我挑？
心里有话给谁讲？
哭得我夜里连觉也睡不着。”
美猴王哭罢多时才要走，
杨二郎早把此事看透了，
他立时变了个年轻的小伙子，
到跟前叫大嫂：“你哭得我好心焦。
男死女嫁谁不晓？
跟我走！管保你小日子越过越火爆！”
美猴王听罢身儿一扭，
心里说，杨二郎你不用跟我瞎唠叨！
他连忙撒腿往山里跑，
杨二郎紧紧跟随直耍两刃刀，
随手放出嚎天犬，
赶上去要把猴王叨。

美猴王眉头皱一皱，
忽然一计上眉梢：
我何不故意叫二郎拿住我，
再到天宫走一遭？
亲身来到凌霄殿，
看玉帝把我怎开销！
猴王正然生巧计，
杨二郎祭起锁仙绳一条，
直绷绷地往下落，
一下子真把个猴王锁住了。
二郎说：“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到底儿你的本领不算高。”
忙吩咐咚咚咚咚打起得胜鼓，
呛啷啷，收兵铜锣连声敲。
李靖收兵回天去，
到凌霄宝殿把旨交。
玉帝一见冲冲怒，
说：“把毛猴推到南天门外把头削！”
敕旨传下如山倒，
刽子手举起鬼头刀，
耳听嘎哧一声响，
真把个猴头砍掉了！
谁料想砍下去一个脑袋长出俩，
砍掉了两只胳膊长出四条，

也不知胳膊脑袋有多少，
把个南天门外堆满了。
玉帝闻报心好恼，
命老君八卦炉内把他烧，
直烧了七七四十单九日，
美猴王在炉内倒躺着挺逍遥，
叫一声：“老君快添炭，
可把大王冻坏了！”
只听嘎巴一声响，
美猴王跳出炉来连打了两个旋风脚。
你看猴王妙不妙，
倒炼了个铜头铁臂钢硬的腰，
金胳膊银手玉石腿，
风磨铜的脚丫不长毛，
刀砍枪扎全不怕，
他的本领越发高。
美猴王又跑到凌霄殿，
这一回闹腾的更够瞧，
你看他戴上玉帝的冲天帽，
又穿上一件赭黄袍，
系上天河白玉带，
一双黑靴蹬上脚，
又说又唱又是笑，
走起来活象踩高跷，

扭三扭，摇三摇，
往起一蹦八丈高，
纺车轮、旋风脚，
奔儿奔儿奔儿围着个宝殿直转遭。
手里拿着金箍棒，
碰上谁就把谁的脑袋敲！
这一来吓住了天兵与天将，
俱都是束手无策干跺脚，
一个个大眼儿瞪小眼儿，
怕的是被金箍棒碰上吃不消。
美猴王这时哈哈笑，
高声喊：“天兵天将都听着！
都说你们的本领大，
看来不过是一群大草包！
这次不服下次看，
有胆量花果山前再走一遭！”
美猴王说罢把身纵，
一溜跟头不见了。

化蜡扦儿

(单口相声)

张寿臣 述

张奇堉 速记 何迟整理

这是我们街坊的一档子事——凡是这个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的！那位说：“你在哪儿住哇？”这您别问，我就这么说，您就这么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这是前四十来年的事，我这家儿街坊是财主哇，富裕！站着房，躺着地，银行存着多少多少款。姓什么呢？姓狠。百家姓儿没有这个姓啊！顶好，没有顶好，回头遇见有同姓的他听着别扭！姓狠。这家子老夫妻俩，跟前仨儿子，一个姑娘。这仨儿子哪，是狠大、狠二、狠三啦！还有狠老头儿、狠老婆儿、狠老姑儿，这一家子狠到一块儿啦！这仨儿子都娶了媳妇啦，老姑儿哪？出阁啦。老姑儿出阁的时候儿，正赶上他们家那阵儿轰轰烈烈呀，聘这个老姑娘净嫁妆就六十四抬，樟木箱子八个，手使的家伙就够两堂。手使的家伙是什么呀？旧社会就讲究这个，茶壶、茶碗、掸瓶、帽筒，直顶到各式各样的磁器，完全是

官窑定烧的。还有一套锡器，锡器是什么呀？茶叶罐啦，油灯啦，蜡扦子啦！油灯里头搁点儿蜜，洞房里点这个，“蜜里调油”嘛！净锡器就四十多斤，讲究！完完全全都是真正的道口^①锡呀！什么叫道口锡呀？您要买锡家伙，您把它倒过来瞧，在底儿上有一个长方戳子印儿，是“点铜”两个字，那是道口锡，您这么一弹哪，“当当……”铜声儿！打聘姑娘之后哇，没有二年吧，老头儿死啦，老头儿一死呀，剩个老婆儿啦，这老婆儿从这儿起就受苦啦！怎么受苦啦？老头儿一死谁当家哪？仨儿子全抢着当家！这妯娌仨不投缘，厨房的火一年到头老升着！因为什么？做饭做不完。大爷早晨想吃捞面，二爷呢，要吃烙饼，不在一块儿吃，三爷呀要吃点饽饽熬鱼，大奶奶要吃干饭，二奶奶就吃花卷儿，三奶奶要吃馄饨，这可怎么弄！吃完了饭哪，都坐在屋里骂大街，有孩子骂孩子，没孩子骂猫，吵得街坊四邻不安哪！一宿一宿地吵。原先街坊给劝，后来连架都不给劝啦！怎么办哪？过不到一块儿，分家。

这一分家呀，把亲友都请来了，这叫吃散伙面。分家怎么分哪？一人分几处房子，房子有值多值少的，少的这个怎么办哪？少的这个拿银行里的钱往上贴补。银行里剩下的钱再分三份儿，屋里的家具分三份儿，直顶到剩一根儿筷子也剁三节儿，煤球儿数一数数儿！分来分去剩一个铜子儿，这一个子儿归谁？归谁都不成！怎么办哪？买一个

^① 道口——河南省北部有道口镇，是卫河上游物资集散地。

子儿铁蚕豆分开，一人分几个，剩一个，剩一个扔到大街上，谁也别要！连鸡、猫、狗都分；可就是这个——妈妈怎么办哪！跟谁过啊？没人管，没想到那儿！分了家呀，大爷还住这个老宅子，二爷、三爷呀搬出去。都分完了，门口儿拴大车往外装东西，二爷、三爷不等亲友走他们就走。

“众位亲友，我们先走一步，我们得拾掇拾掇去，新安家呀！”

他们这位老姑娘啊，别瞧这是女的，年纪不大，三十挂点儿零，嗨！心里有算计啊！打来到这儿，就笑呵呵地坐着，什么话也没说，等到这个时候儿才说话：“二哥、三哥就这么走吗？”

“老妹子，你这儿坐着吧，我们不等吃晚饭啦，我们得去安置安置。”

“别忙啊，这儿还有没分完的你们就走吗？”

哥儿仨都愣啦，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分完。

“哎哟，想不到啦，老妹子帮忙吧，你提个醒儿，还有什么？”

“这儿还有个妈呀！这妈是怎么分哪？你们是把她勒死了分三份儿是怎么着？还是活着剥呀？”

“那谁敢哪！”

亲友们都在这儿，听着这话有劲！老太太养活闺女没白养活，好！这哥儿仨半天没说出话来。大爷领头儿：

“对，对，老妹妹这话对。勒死谁敢哪？应当啊分四份

儿，有妈妈一份儿养老金，可是妈妈有个百年之后，剩多剩少不是还得由我们哥儿仨再分吗？那不费事了嘛！今天一分就分完啦，省得费二回事。这个哪……妈妈怎么生活……这个有办法，一个月三十天哪，妈妈轮流住，今天不是初一吗？妈妈就在这儿，到十一呀二爷接，到二爷那儿去，二十一呀三爷接，到初一呀我再接回来。要送哪，逢十的日子晚上送，要送全送，要接全接。这怎么样？”

亲友们一听，这样儿成啦。

“就这么办吧！”

大家各回各家。

头一天什么事没有，头天老太太晌午吃的散伙面，晚上吃的折罗^①。第二天早晨哪，老太太得吃大爷的饭啦！得，老太太从这儿就受罪了！

您瞧那意思可真好。老太太起来坐在那儿，儿媳妇——大奶奶给倒碗茶，儿子在旁边儿一站。

“小子你坐下。”

“我不用坐下，我不用坐下，您这是疼我呀，可是跟您一块儿坐着，亲友来了一瞧不老好看的，不说我不恭敬啊，哈哈，说您没有家规。……我有点儿事情跟您商量，您今天要是喜欢呢我就说，您要是不喜欢呢，过两天说也成。”

老太太说：“什么事呀？你说。”

“您喜欢吗？”

① 折罗——把酒席上吃剩的菜搀和在一起，俗称折罗。

“我有什么不喜欢的，说吧！”

“是，您让我说我就说。嗯——您愿意我露脸哪？您愿意我要饭哪？”

老太太说：“这是什么话呀？十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啊，我愿意你们全露脸哪！我干什么愿意你们要饭！”

“是，是，您疼我呀，我知道，您也愿意我露脸，我也愿意我露脸，无奈一节呀，这个脸不好露。在一块儿过呀，不洒汤不漏水，他们哥儿俩都比我有能耐；那么分了家了哪，这就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他们都有事由儿，我可就这么点儿死水儿，怎么办哪？我就得口里省肚里攒，牙齿缝里往下刮，吃点儿不好的，吃点儿棒子面儿什么的！为什么跟您说这话？怕您难受哇！一个月您在这儿才住十天，这十天之内呀，您想吃什么给您做，给您做呀可就够您一人儿吃的，您可别给孩子他们分，我们吃半顿呀您也别管，我们喝粥啊，饿一顿呀，您也别难受；单给您做，您想吃什么呀回头您吩咐。”

老太太说：“这个不象话，不对不对，不对！干吗给我单做呀？你赶明儿个过好了还好；你有亏空了——让妈妈把你吃穷了！我可不落那个，我吃也吃不了多少，随随便便吧！一个月住十天哪，你做什么我吃什么，我最爱吃棒子面儿。”

“是，是，您最爱吃棒子面儿哪，就做您最爱吃的，您喜欢吃什么就给您做什么。大奶奶做饭去！”

缺大德啦！他把这句话打老婆儿嘴里挤出来啦。大奶

奶做饭去啦——棒子面儿，你蒸点儿窝头也好哇！窝头还软和，她贴饽饽！特意地多搁柴火，贴出来这么大个儿，这糊嘎渣儿倒有一半儿，连咸菜都没有！这老太太没有对口牙，她咬不动糊嘎渣儿呀，只可把它揭下来，啃那半儿软和的，吃了三分之一，这多半个贴饽饽就吃不下去啦！
馋？不是，人一到五十往外呀差不多都有这种现象：“非肉不饱”，嘴里咽不下去啦，肚子可饿。怎么着哪？就算饱啦！把这饽饽搁这儿啦，心想：没饱哇，没饱不要紧哪，等晚上吧，晚饭他不得做点儿面汤吗！拿面汤泡饽饽也能吃呀！想错啦，晚上不用做饭啦，有饽饽哪！凉了，凉了给老太太烤烤哇！这一烤不更咬不动了吗？

他们这一家子可也吃，弄块饽饽头哇在老太太跟前举着，好歹咬两口就搁在筐箩里，不吃啦，饱啦！大爷呀带着俩大小子出去玩儿去啦，应名儿玩儿去，在外头不管哪个饭馆儿随便吃点儿什么，吃完再回来！大奶奶哪？抱着小的带着姑娘上街坊家串门儿斗十胡^①去啦！饿了哪？掏出钱来让她们姑娘去买呀！大饼、酱肉啊足吃，吃完了再回来！合着这饽饽就给老婆儿留着！打初二就吃起，直吃到初六，瞧了瞧这饽饽还有多一半儿！老太太一想：瞧这意思到初十也吃不了哇！上二爷那儿去吧！上二爷那儿去啦。临出门儿，儿子、儿媳妇都没问问上哪儿去，老太太也没提。

老太太到了二爷的家。一进二爷那个门儿，您瞧她那

^① 斗十胡——一种斗纸牌的赌博形式。

二儿子，“妈，来啦！不是到十一您才来哪吗？怎么今天就来啦，要在我这儿住半个月是怎么着？为什么那天不把话说明白了哇？”

老太太坐在那儿直喘：“哎！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吃了五天还没吃了，我肚子饿，吃不下去！”

“就这么着嘛！就这么着嘛！他倒有贴饽饽呀，我们连贴饽饽都没有！您到了这儿反正我们得给您吃呀，能让您饿着吗？贴饽饽挺好您不吃，我们想吃还弄不着哪！哎，给您做点儿软和的吧，给您熬粥。”

买棒子面呀熬了一锅粥，这倒好，省牙啦！那儿吃完喽贴饽饽，这儿拿粥一溜缝儿，半斤棒子面熬了一大锅，老太太喝了两天，一瞧，还有半锅哪！饿得眼前发黑，上三的那儿去吧！

一进三的门儿，她那三儿子就说：“嗨！我说你怎么还不死呀？你死了不就完了吗？你死了，我们弄个白大褂儿^①一穿不就得了嘛！你这不是吃累人嘛！到二十一才是我的份儿，今天才几儿呀？还不到初十哪，这不是挤对人吗？”

老太太说：“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我吃了五天，二哥那儿熬粥，喝了两天，还有一半儿，我肚子空啊，不饱！”

“就这么着嘛！他们有钱，他们不给你花，他们都抖起来啦，良心哪！你别瞧我分家的时候儿分钱分产业，都

^① 白大褂儿——指白色的孝服。